

李而已 著

碧血忠魂录

上

袁崇焕传奇

广东省出版集团
新世纪出版社

碧血悲风录

——袁崇焕传奇

(上)

李而已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新世紀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小斌
封面设计：廖耀雄
责任技编：王建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血悲风录：袁崇焕传奇（上、下）/李而已著. —广州：新世纪出版社，2006

ISBN 7-5405-3258-0

I. 碧… II. 李… III. 袁崇焕 (1584~1630) —生平事迹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5167 号

出版发行	新世纪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印张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05-3258-0/K·31
定 价	25.00 元（上、下）

质量监督电话：83797655 购书咨询电话：83795770



目 录



(上)

- 1** 苦雨孤舟抒壮志
豪情卓识伏强梁 (1)
- 2** 学艺名山 修文习武
寻仇旧宅 剪恶锄凶 (12)
- 3** 众说纷纭 辽东燃战火
情辞慷慨 矢志靖胡沙 (23)
- 4** 云涌波诡 迷离宫阙
臣忧主暗 动荡朝廷 (33)
- 5** 勘破奸情诛劣道
辨明伪契责豪绅 (44)
- 6** 越屋翻墙 救人投火海
寻踪发隐 除恶洗奇冤 (59)

- 7** 观察入微 戳穿鬼蜮
 访查细密 擒获豺狼…………… (71)
- 8** 弃守封疆 佞臣误邦国
 勘查边塞 壮志补金瓯…………… (82)
- 9** 保命避危 庸臣辞重任
 怀贞犯险 志士请长缨…………… (96)
- 10** 安抚流亡 夜走前屯卫
 排除艰险 初瞻宁远城…………… (106)
- 11** 议筑重关 庸孱经略
 争城宁远 睿毅监军…………… (124)
- 12** 绝境无援 义军溃散
 颡顽卑怯 经略罢官…………… (133)
- 13** 绝处逢生 无赖自经偏获救
 青云直上 豺狼得志便伤人…………… (145)
- 14** 糊涂官乱下糊涂令
 强项使敢作强项净…………… (155)
- 15** 筑坚城谋虑深远
 行军法铁面无私…………… (165)
- 16** 结党行奸 竖子窃权乱政
 夺情供职 将军耀武巡边…………… (174)



17 心愿底成 边防联一线
凶耗沓至 私祭哭干城…………… (187)

18 装套打狼 巧施诡计
图功拒谏 葬送精兵…………… (199)

19 经略撤兵延敌寇
道臣抗命守孤城…………… (208)

(下)

20 士马奋昂歼顽寇
同仇敌忾挫枭雄…………… (225)

21 喜庆重重 军民同道贺
忧烦种种 镇督竞操戈…………… (234)

22 誓扫胡尘 同心盟北镇
伪倡和议 蓄意掠朝鲜…………… (246)

23 鼙鼓声声 锦宁燃烽火
旌旗猎猎 将士挫强虏…………… (257)

24 威焰熏天 胁逼袁巡抚
凛然正气 拒祀魏忠贤…………… (269)

25 惜别依依 倾城相送
胸怀郁郁 积垒难排…………… (278)

- 26** 矛盾难挥 希求解脱
忧思郁结 宣泄词章…………… (292)
- 27** 油尽灯枯 天启去世
兄终弟及 由检登基…………… (304)
- 28** 毁誉纷纭难措足
梦魂萦系若为情…………… (315)
- 29** 慷慨谈兵 颯帅雄韬伟略
提防掣肘 辅臣语重心长…………… (328)
- 30** 荣宠隆恩 新主平台召对
忧谗忌谤 督师上表陈情…………… (337)
- 31** 索饷毆官 士兵生变乱
惩凶奖善 统帅正军风…………… (347)
- 32** 议饷荒唐 督师切谏
至尊难犯 阁老充军…………… (358)
- 33** 魑魅魍魉 泉将横行跋扈
雷霆霹雳 督师剪恶除奸…………… (373)
- 34** 和议迷离 花言巧语藏圈套
战云隐约 舞爪张牙露野心…………… (385)
- 35** 虎跃龙腾 征旗飒飒穿沙漠
臣愚君暗 庙算昏昏藐敌情…………… (398)



- 36** 驰援陷绝堙 将军殉国
伏击歼狂虏 统帅勤王…………… (407)
- 37** 忘刻萦心 君王作则生谗谤
忠贞贯日 统帅忘身护国都…………… (417)
- 38** 刚愎猜疑谗谤入 忠而下狱
丧师覆旅国都危 谁可回天…………… (427)
- 39** 黑狱悲怆 肝肠寸断
英风慷慨 奋笔驰书…………… (436)
- 40** 义勇忠诚 将士回旗驱敌寇
猜疑忌刻 君王执意毁干城…………… (4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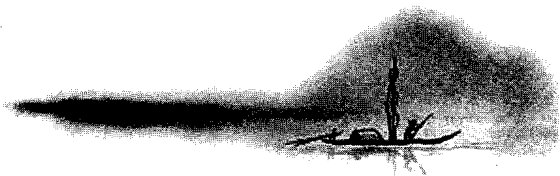


看狼烟滚滚欲遮天，建州崛起辽东。有女真劲旅，八旗子弟，势若飙风。掠地攻城卷席，巨浪扑苍穹。堪叹明虽大，谁与争锋？独挽狂澜既倒，敢请纓出塞，誓效孤忠。奋三军士气，谈笑挫梟雄。缀金瓯、图强志壮，陷网罗、群丑诿汹汹。长城毁，嗟柴市口，血溅衢红！

——调寄八声甘州

1

苦雨孤舟抒壮志
豪情卓识伏强梁



雨，遮天盖地的豪雨，淅淅沥沥劈劈啪啪琤琮琮没完没了地下个不停。是天空撕破了缺口还是天河崩塌了堤坝，只管尽情地一个劲儿把雨水泼向人间。随着雨还有风，风借雨势，雨仗风威，横行肆虐，把好端端的一个明朗世界荡荡乾坤搅得一塌糊涂，朦朦胧胧一片混沌，十步以外，只见雨帘，不辨人物。

大雨引发了山洪，北江水陡涨数尺。茫茫的江面断绝了行旅舟楫。清远瀝江口就有那么几艘大篷船被困在那里动弹不得。为了躲风避雨，船家把船停泊在埗头边的大榕树下，为保险计，又特意用缆绳做成连环扣彼此捆系在一起。这一着果然很有效，在大风大雨流急浪掀的冲击中，船身虽然仍不免有些轻微的晃动，但却少了许多颠簸。这种大篷船是广府珠江流域最常见的一种水上交通运输工具，人货兼载，前桨后橹，遇水浅处也用篙。船舱宽敞，一般是底舱载货，但如遇货物多时就连后舱也会给填满，只余前舱载人。如今被困在瀝江口的大篷船，其中两艘就是如此。一艘住了货主、两位赴京赶考的举人及其仆从，一艘则住了其他的旅客。

到了第二天傍晚，风声减弱，雨势渐小，两岸的青山露出了空蒙的轮廓，船舱里的旅人也活跃起来了。

“唉，这个鬼天气！常言都说‘春雨贵如油’，怎么如今才开春，就这么不管不顾地下起连天大雨来了。”

“常言也有说‘天有不测风云’嘛。”

“咳，这一来可耽误了多少行程啊。”

“船家，船家，明天可以解缆开船上路了吧？”

.....

靠舱门的翘凳上坐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李展鹏，广额浓眉，目光深邃，一身缙衣，劲装大氅，腰悬佩剑，打扮非僧非俗，像是哪家寺观的俗家子弟。在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他一直保持着冷漠的沉默，还不时掀开舱帘，探头睃一眼邻船，留心倾听那边的动静，那边似乎有一个他熟悉的声音。

正当他再一次掀帘探听的时候，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好！”听得出那人在拊掌喝彩，“自如兄，只有请你亲自吟诵一番，才更能够表情达意，也好让小弟深入欣赏领受教益。”

“惭愧惭愧，老兄过誉了，拙作如何敢当。”另一个带有磁



性的雄浑的声音响起来，“既然如此，小弟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于是那雄浑的声音吟哦起来了：

缠绵苦雨声，留滞孤舟夕。
卧听渔人语，又添水数尺。
推篷试一望，不见春草碧。
急当乘长风，高帆破浪白。

“好诗，好诗！既是写实，又寄托深远。”熟悉的声音又响了，那青年已经听出说话的人是谁了，只听他继续往下说道：“前面抒写羁旅的困顿穷愁，一层又一层往深处渲染，大力摹描出旅途处境的穷极险恶；结末思路陡地一转，‘急当乘长风，高帆破浪白’，直如石破天惊，情调亢奋，把排除万难一往无前慷慨激昂的壮志豪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诗言志，诗志其人。自如兄雅量高致，佩服，佩服！”

“哪里，哪里。涂鸦之作，一首小诗哪里有那么多的考究。允仁兄的溢美之词可令小弟汗颜了。”

“允仁”二字传入耳鼓，李展鹏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怪道声音那么耳熟，果然是尚政大哥。”他想。他既折服“尚政大哥”对诗意的分析中肯，更佩服作者“自如兄”的豪情雅量。要不是当时天已入黑加上外面又下着雨，他立刻就会跳过船去，跟“尚政大哥”叙旧并结识那位“自如兄”。“明天，明天一定要找个机会过去。”他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道。

天沉沉黑，人声既寂，鼾声渐起。李展鹏辗转反侧罕有地睡不着，他心里一直在思忖着如何跟“尚政大哥”叙旧和结识“自如兄”的事。他对这位“自如兄”尤其感兴趣，忍不住反复在掂量：才情横溢，儒雅豪迈，会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他怎么会跟“尚政大哥”在一起而又熟络得像至交好友似的？对了，

今年是大比之期，“尚政大哥”十有八九是去赴考的，那么这位“自如兄”想必也是一位考生了？又是一个热衷功名之辈！李展鹏不禁有些扫兴了。但是他回过头来一想，这仅仅是自己的忖测，世事无绝对，不能轻率地一概而论，像“自如兄”这种雅量高致的人，也定然会心胸别有机杼的。……

就这样，李展鹏在心里折腾了一个多更次，才迷迷糊糊地入睡。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忽然觉得船上有些动静，他立即警醒地一个鲤鱼翻身弹跳起来。舱里的旅客还在熟睡，舱外已是风停雨止，微微透进来一丝丝光线，天色已经蒙蒙亮了。大篷船解了缆，船家用篙点着岸石把船撑离埭头。正是这些响动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李展鹏赶紧打开舱门掀帘探望，这一望令他连连顿足叫苦不迭。埭头江边空荡荡的，哪里还有邻船的影子。

船头的甲板上四个船工分列两侧在摇着桨，师工倚着桅杆在校着帆。虽是逆水上航，大篷船还是走得平稳快当的。李展鹏走上前去，向师工拱手为礼：

“请问这位师傅，你知不知道，昨天在我们右边的那艘大篷船，如今走到哪里去了？”

“后生仔，你打听这些事干什么？”师工虽然对这位有礼貌的年轻人不无好感，但是见他那身非僧非俗不文不武的装束却产生了一些怀疑，所以忍不住要顶他一下。

“那艘船上的谢尚政举人是我的义兄。我想知道他的去向。”李展鹏眼见师工的神色严峻，心中暗暗好笑，就把谢尚政的举人身份也抬出来了。

“哦，是这样呀。”师工的神色和缓了，把手往上游指了指，“那艘船走了有一袋烟功夫，就在前面不远。”

“我们能追得上吗？”

“行，中午打尖的时候就会聚在一起了。”

李展鹏手搭凉篷向北瞭望，哪里有船的影子？这时太阳已经升上了山头，刚刚洗刷过的天空一碧无垠。两岸青山，岗峦起伏



有致。大篷船沿着北江溯洄鼓浪前行。江流泛黄浑浊，不时挟裹着山洪冲刷下来的小树、窝棚之类翻卷而来。师工神色凝重伫立船头，持竿把冲过来的树木杂物——点开，一掠而过。李展鹏心中一动，面对如此江山，不知那位“自如兄”又会有什么样的诗句呢？

船行了有个把时辰，刚转过了飞来峡，山崖那边便传来了鼓噪的人声。李展鹏循声远眺，昨晚的邻船俨然在望。他心里一热，又着急起来，想赶快追上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船工们摇桨的速度却缓慢了下来，几个人议论纷纷。

“前面那船遭难了！”

“八成是人家勒收行水，双方在那里讨价还价。”

“以前这里可没有什么堂口设卡呀。”

“我们躲开些，别凑上去一起挨人家宰。”

“躲不过的！”正在瞭望的李展鹏插嘴道，“除非不走这条水路。与其逐个挨刀任人宰割，还不如多几艘船凑在一起，人多势众，把毛贼的气焰镇下去。”

“说得对！后生仔有见识。”师工也发话了，“俗话说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家只管出力摇桨，加快速度冲上前去。”

听了这话，船工们来劲了，大篷船加速前行，很快便贴近了前船。

山崖水边系着两艘梭形小艇，崖岸上站着十来个人，看见又来了一艘大篷船，鼓噪的声音骤然停下，显然是在商议。过了一会儿，人丛中的一个大大个子扬声喊话了：

“船上的人听着，大爷不耐烦跟你们啰嗦，既然来多了一条船，也就相应打点折扣，每条船缴纳一千两银子算啦。”

一听这话，刚贴上来的后船旅客全都慌了神，一个个唉声叹气，叫苦连天。李展鹏连击两掌，扬手示意叫大家安静：

“别吵别乱别慌张。先听听前面那条船是什么主意，我们一

起合计合计。大家同心合力对付这伙毛贼。”

众人登时安静下来，都顺着李展鹏的手势朝前望。前面那艘船船头的甲板上站着好几个人，李展鹏一眼就看见一身武生装束的义兄谢尚政。很显然，谢尚政成了前船的主事人，他正在询问船上的货主：

“梁老板，你意下如何？”

货主梁老板哭丧着脸说：

“这不是叫人倾家荡产吗？我一船的货也值不了这些个呀。”

谢尚政又回过头来问身旁的一位书生：

“自如兄，你看怎样？”

被称作“自如兄”的书生笑着说：

“却又来，兄台既已有了主见了，又何必问我。”

“我几时说过有什么主见了？”

“你的主见就摆在你那跃跃欲试的脸上，叫做对贼十字真言：‘根本不理他，走自己的路。’哈哈！”

谢尚政也笑起来，随即收敛了笑容，低声说道：

“话虽如此，不怕他来硬的，最怕他来暗的。怕只怕毛贼来凿船。”

“允仁兄过虑了。眼下山洪暴发，漂江大水，水情复杂，即便是精熟水性的人也不敢轻易下水，何况凿船。这伙毛贼一点江湖路数都不懂，显见得是刚出道的初哥，不会有什么气候的。”

“有理，有理。自如兄所见正合我心。”谢尚政连连拍掌称善，立即发号施令起来，“船家，派人知会后头的船只，互相配合一致行动；下令船工起锚、摇桨、摆橹，全速前行。毛贼胆敢上来，有爷们对付。”

两艘大篷船一前一后破浪上航。这种公然蔑视的行径等于挑战，激起了崖岸上一片鼓噪。一阵阵吆喝咒骂之后，大个子领着十来个人分乘两艘小艇，飞快地追上来拦截。

眼看贼艇快将追到，谢尚政脱去长袍，紧一紧腰带，掣剑在



手，迎风而立，更显得英武潇洒，气概不凡。他笑对书生说道：

“怎么样，自如兄可有兴趣，也下场松动筋骨拳脚玩一玩？”

自如兄含笑微微点头：

“谨奉尊谕，自当相陪。”

谢尚政吩咐船家说：

“撤去船头甲板的桨篙迎敌。师工到后艄去护橹把舵。一众船工，你们大家给我听着，都站到舱门边去，准备好粗麻绳侍候贼人。爷们打倒一个绑一个，打倒一对绑一双。”

船工们连声称是，自去准备。

大个子亲自来截前船。他一跳上船头，便大声吆喝道：

“识相的立即停船，乖乖的纳下买路钱，大爷还可以放你们一马，饶过你们鲁莽闯关之罪。否则，哼哼！”

“嗤！要是我们不识相呢？”站在舱前仗剑而立的谢尚政冷笑道。

“那就要叫你们好看！”大个子气呼呼地说。

“也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大个子气得吹须碌眼，更不打话，直奔谢尚政，抡刀迎头就劈。谢尚政举剑相迎，“当”的一声，震得胳膊发麻，长剑几乎被磕飞。谢尚政心中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太大意轻敌了，看不出这贼人倒有几分蛮力，可得小心对付才行。于是两个人一刀一剑，一个直上直下左砍右劈，一个轻灵腾挪虚疾刺，一来一往缠斗起来。另一边的自如兄却是从容不迫应付裕如。一个贼人奔上前举刀劈来，他一侧身躲过，与此同时闪电也似的反手叼住贼人的寸关尺，使劲一捏一带，“咔嚓”一声，贼人大刀坠地，人也趴在甲板上了。船工们一拥而上绑了个结实。第二个贼人扑过来，也是只一照面一个回合便趴下了。自如兄拍打双掌，整理一下衣服，笑吟吟地看起热闹来。

大个子发觉不对路，向刚跳上船的贼人喊道：

“郑三，你来顶替我对付他，让我去收拾那个家伙。”说罢

迎头照脸虚砍一刀甩掉谢尚政给郑三，径自扑向自如兄。自如兄仍然没有亮武器，只是赤手空拳对敌，左跳右跃，四下游走，身手飘忽，瞻之在前，忽然在后，摆弄得大个子眼花缭乱跟着团团转，怒吼连声却又无可奈何。游斗中，自如兄忽然脱下长袍，衣交右手，顺势一甩卷住了劈来的大刀。大个子一错愕，正想使劲把刀夺回来，自如兄哪容他变招，旋风也似的一个扫蹚腿，喝声“倒”，大个子应声趴下。自如兄走过去，左脚轻轻一踹踢掉他的大刀，右脚早已踏着他的脊梁，大个子全身发麻动弹不得。郑三一见大惊，赶快跳出圈子，跪在甲板上，连连叩头，高声叫喊：

“英雄饶命！”

谢尚政仗剑走上前怒喝道：

“你这贼徒，却是为何？”

郑三指着大个子说道：

“我们头领袁升高既已被擒，我等也甘愿受绑，一同就死。但望英雄开恩饶命，网开一面。”

后船的李展鹏也已打倒了两个贼人。其余的贼人这时都停止了格斗，放下手中武器，拥上前船甲板，膝行而前，同声呼叫“英雄饶命！”

自如兄把脚一松，大个子袁升高翻身跪下，不住地叩头。谢尚政挺剑指着他喝问：

“你这贼子，出来行劫有多久了，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快——从实招来，若有半句支吾，当心狗头！”

袁升高直挺挺地跪着，眼勾勾地望着自如兄。自如兄微微颌首说道：

“你好生回答，要实话实说。”

袁升高叩头说道：

“禀告英雄，我们原先也是安分的良民。只因这些年头租又重，税又繁，苦不堪言，平日已是在那里挨命；去年一场大旱，颗粒无收，入秋就断了粮，走投无路，没办法只好豁出去做这种



无本生意，只是向过往客商收些买路钱来自救，从来也不曾伤害人命。”

“既然如此，往事休提。从今以后，应当改过自新。”自如兄说，“我看你们一个个身壮力健，刀枪上也来得，且很讲义气，有忠义之心。如今辽东建州卫胡虏生事，边境不宁，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你们何不散山寨，径自去投军，上卫国家社稷，下保黎民百姓，你们自己也好一刀一枪图个出身。”

郑三以下各人全都叩头称是，表示愿意接受教谕行事，回去打点散伙，各自去投军。只有袁升高长跪在地不肯起来，他对自如兄一再叩头说道：

“英雄的本领固然叫我心服，英雄的行事和教诲更令人敬佩。小人决心执鞭随镫，终身侍奉左右。万望英雄不要嫌弃，收录小人。”说完又不住地叩头。

听见这番话，谢尚政哈哈大笑起来，向自如兄眨眨眼说：

“好好好，是个血性汉子，有见地，有肝胆，还是姓袁的呢，也算有缘吧。自如兄，你看如何？”

自如兄慨然点头允诺：

“好吧，就这么办。”

袁升高大喜，叩了个头站起来，自行去吩咐郑三处理善后事宜去了。

李展鹏早已随众拥上了前船，待纷纷扰扰的众人散去以后，他这才大踏步上前，兴奋地紧抓住谢尚政的手，叫了一声“大哥”，便屈膝下去请安。谢尚政又惊又喜，扶起了李展鹏，问道：

“李贤弟，你为何会在这里？”

李展鹏指一指后船说道：

“小弟刚好坐了那条船，刚才也跟贼人交了手。”

谢尚政一把牵着李展鹏的手，走到自如兄跟前，兴高采烈地说：